



天津市特別

市立第二圖書館

06204



9-6.10.000

續至若三種

桐城張祖翼署

芻

焮

騰
元

通

論

序

王介甫學術之蔽流毒生民皆由強不知以爲知而其尤悖者莫若目春秋爲斷亂朝報不列於學官不知所謂斷者乃簡斷編殘其文有缺及赴告畧而事之首尾本不具耳所謂亂如列國之臣或稱人或稱名或兼氏繫或獨舉其官或獨舉其氏王朝之臣或書爵或書行次或書名或書地邑或獨書氏或兼書爵與名或一國而前後異稱或一人而前後異稱凡此類皆舊史之文也舊史之文斷孔子能鑿空構立事迹以連之乎舊史之文亂孔子欲革之以定于一則世變邦交物情事實轉不可得而見且如例立書爵而不知其爵例立書名而不知其名者何春秋大義數十炳如

春秋通論序

曰星者聖人既以或筆或削或從同同或起特文明彰其教其微辭隱義則一仍舊史之斷亂而義法卽制於其中使人可推尋而得之孔子曰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其斯之謂與此所以非聖人不能修而其辭爲游夏所不能贊也自三傳異端後儒各以意測大抵皆誤執舊史之文爲聖人書法而強傳以義理所以求之愈深失之愈遠也惟程子云春秋不可每事必求異義一字異則義必異焉深得比事屬辭之本指然未嘗條分縷析各著其所以然故學者終無以見其必然吾友望溪先生讀是經數十年一巨豁然貫通作通論若干篇子受而讀之覺曩之輾轉牴牾而不安者今則不待研求而瞭然心目之閒蓋春秋之真面目至此始

出如親見孔子口授其傳指治經者挈是爲綱領則全經皆順疑
者謗者無所置其喙矣惜乎介甫之不及見也
雍正十年春二月高安同學朱軾撰

春秋通論

序

二

春秋通論序

康熙癸巳冬琮初供事 蒙養齋與望溪先生一見如舊時
蝶園徐公曰就先生講問春秋疑義每舉一事先生必凡數
全經比類以析其義雖未治是經者聞之亦知其說必如是
而後安琮與二三君子謂非筆之於書則口所傳能幾且所
傳者遂能一一不失其指意乎屢相敦促踰歲秋冬始成通
論九十九章其類四十徐公每語人曰自程朱而後未見此
等經訓他日必列於學官當是時

聖祖仁皇帝方親纂周易折衷命重臣分領詩書春秋彙纂傳說而
欽定焉相國安溪李公太倉王公奏承修春秋非方某不可至再三

春秋通論序

三

有

方苞編次樂律書有暇卽赴春秋館校勘而先生每歲祇役 避
暑山莊其在京師 內廷事殷又城隔內外終未得與聞春

秋事及

世祖皇帝三經次第刊布以

聖祖初御經筵曰講四書及尙書周易皆卽時發刻惟春秋未頒疑
當曰所進講義專據胡氏傳尙未洽

聖心故再降

諭旨命果親王允禮大學士張廷玉內閣學士方苞詳細校訂恭呈
御覽者再而後告成我

皇上御極發 武英殿鈔版

御製序文謂於胡氏穿鑿之說曠若發蒙筆削之旨開闡者過半
蓋春乃孔創子所創作義法深微二千餘年眾說紛綸終不
能灼見其本原一以貫之會逢

三朝

聖主默契洙泗心源切究其義而先生得于斯時恭承

詔命釐正羣言徐公所云列於學官此其端兆矣然先生嘗語我曰

曰講者

先帝時諸臣進講之書也必義具於經文及前儒所其疑議然後可

按經文之義法以正之愚心所獨見未敢擅入也用此通論

春秋通論序

四

之蘊見於曰講者僅十二三是經之全體終無由豁然呈露
故余與魏方伯慎齋急表而出之俾孔子筆削之本義如白
曰灑光承學之士得盡開其胸中之宿翳亦所以助流政教
也夫乾隆九年十有二月混同顧琮撰

序

余少愛三傳文辭因以究切經義求之注疏大全而未見其端緒竊思孔子之道惟孟子得其宗孟子曰其文則史必灼然能辨舊史之文然後能知孔子所取之義厥後見湯文正文集言春秋所書乃周時周月證以經文更不可易又見崑山刻宋元經解已多及此因歎朱子所謂終不可通者後儒乃詳考而得之用此知先聖之經不可以成說自錮而爾時方勤舉業既通籍又碌碌吏事未暇盡志於斯及守藩山左同年方子望溪以所著春秋通論及編次比事目錄屬余討論豁然心開蓋有是書然後孟子之說明而歷代儒先之精言皆各得其歸宿也春秋之義之始晦也緣傳

春秋通論序

五

者執舊史之文以爲筆削之指宋儒既悟其非又憑虛臆度朱子謂胡傳尙能以義理穿鑿故就其一節皆若可通而比以異事而同情者則隨處空闕自相牴牾全方子之書則通全經而律以比事屬辭之義然後孰爲舊史之文孰爲孔子所筆削若白黑之不容混矣觀其所論桓之大夫不書卒子野之卒不以毀南蒯侯犯陽虎不書叛于幽于齊翟泉之盟不書公盟屢會屢諸侯不列序乃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而其覆則前儒所未發也齊桓城三國書辭各異叔彭生卒不見經首止葵邱平邱再書其地樂書吳光實弑其君而以國舉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爲難知者居可知矣于幽于齊翟泉一屢或諱公或不序諸侯

其文不可以互易蜀之盟轉不諱公鄭伯髡頑道卒而書未會諸侯董子所謂春秋視人所惑大爲說以明之者可類推矣諸侯大夫出奔不書其逐之者趙盾殺三大夫而書國殺韓子所謂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者有明徵矣以文夫人書歸書至知凡夫人之歸當舊史備書以宋共姬納幣致女知凡內女之嫁舊史備書而班彪所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者顯者可見矣蓋由穿貫全經按所屬之辭核以所比之事而孰爲舊史之文孰爲孔子筆削所取之義始昭然如發矇焉吾鄉朱公可亭稱是書如親見孔子口授其傳指吾無以易之是爲序

乾隆九年暢月廣昌同學魏定國撰

春秋通論序

六

春秋通論目錄

桐城方苞著

混同顧用方

高安朱可亭同訂

廣昌魏慎齋

卷一

王室伐救會盟 三章

天王崩葬 二章

逆后歸王姬

會盟 八章

王使至魯魯君臣朝聘于王 三章

王室禍亂 二章

戰伐會盟 三章

春秋通論目錄

卷二

戰伐 八章

諸侯見弑見殺 四章

吳楚徐越 二章

諸侯奔執歸入 二章

納君大夫世子

卷三

殺大夫公子 三章

外大夫叛復入

遷國

魯君即位薨葬 二章 子卒附

討賊

滅國 四章 遷國邑降國邑取邑附

執諸侯大夫

大夫奔

諸侯兄弟 四章

齊桓城三國 二章

內大夫卒 二章

內夫人 九章

內女 四章

卷四

魯滅國取田邑齊取魯田邑

內圍邑

諸國伐魯

歸田

蒐狩

城築

內歲祿有年

內災 內毀作

魯君臣如列國諸侯來諸侯如外大夫來

書爵書行次書名 五章

內外平

隱桓莊三世大夫書繫書族書

春秋通論目錄

二

通例 七章

春秋通論卷一

桐城方苞靈皋著

王室伐救會盟

周官大司馬之職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大合軍者方伯連帥各以其師至而大司馬監臨之召虎南征方叔北伐傳所稱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是也又曰若大師則掌其戒令謂王親在行則大司馬巡陣眠事而賞罰常武之詩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是也司盟之職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蓋天子時巡諸侯會朝於方嶽其有不協者則使王官莅盟言歸于信睦覲禮所載祀方明之

春秋通論卷一

一

禮是也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平王之初文侯武公心在王室故數十年中諸夏之邦未見篡弑滅國之事是統紀猶未盡散也至平王二十六年曲沃封而晉難萌二十八年莊公嗣而鄭釁起馴至平王之末則晉不能自保而鄭且包禍心王室孤危而無與立故自入春秋天王嶽狩諸侯朝覲會同無一見焉王師再出皆為亂臣所挫隱公之篇王數加禮而魯不一答天下無道遂至於此春秋之作所以始於隱公而不始於惠公也禮樂征伐無一自天子出篡弑攘奪所以接跡於天下也
王室益衰天下視共至如弁髦自繻葛之戰始先儒謂鄭伯不朝其罪至貶爵削地而止桓王置魯宋弑君之賊而親伐鄭故王不



稱天非也。征伐不行，則禮樂政教任天下之滅裂，而莫可誰何。故周公建典，五官之大政，具列于大司馬，立政之篇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康王嗣位，召公陳戒，首曰：張皇六師，當幽平之後，欲起既墜之王綱，非先之以征誅不可，而征誅之行莫急於討鄭。蓋鄭王室之近親，甸服之侯伯，王朝之卿士也。鄭之逆亂不能討，而能正外諸侯乎？以見諸行事者言之。桓王乃志在撥亂之君，其伐鄭亦非中無所至而倉卒妄出也。當平王之末，鄭已與王相惡，至交質子，王崩之次，月興師以犯王都，其罪乃九伐之法所未有也。故始朝而嗣王不禮焉，乃法所宜然。但其君臣皆尚謀詐而善用兵，克段以後，敗宋以前，攻戰之事十有四所，當無不摧破王固。

春秋通論卷一

二

知力之不能敵也。故繼序十有四年而不敢聲言其惡，至魯軌之弑鄭，既受賂而與之盟，宋督之弑復眾，會以成其亂，此不能正則更無以馭邦國矣。王之伐鄭，必謂鄭莊文深而多數，每假禮讓以濟其私。故王雖不禮，猶挾齊以朝，取其私田，亦未敢拒命。故親率蔡衛陳以聲討焉。莫鄭顯屈于其主之大義，會懼于三怨之協心，保疆無動，修辭請罪，則因而撫之，以釋前愆。責後效庶幾，王靈少振，而威柄可以漸收。不料其抗兵相加，六師撓敗，以至逆亂之黨益公行而無所忌也。故咎桓王不能修德明政，以終復文武之基緒可也。謂不當伐鄭而置亂賊于不問，則非其情實矣。徵之傳記，桓王卽位之三年，嘗命虢公伐曲沃莊伯而立哀侯于翼矣。其後

又以師及秦師圍魏而執芮伯矣。繻葛既敗之後，子突救衛以拒朔，又明著于經矣。曲沃武公弑晉哀侯及小子侯，又使虢仲致討而立哀侯之弟緡矣。晉芮之事不見於經，時晉尚未與晉通而芮則王室不告也。桓王之討伐非盡不能行也，惟不能行于魯宋耳，所以不能行于魯宋者以鄭莊怙亂而齊襄爲之輔耳。衛朔構殺君兄二公子出之以立黔牟，天王至之鄆，齊魯宋猶悍然抗王師以納朔，使桓王嗣位之初遠出師以討魯宋，則齊助其外而鄭起于內，王室之憂且汲汲乎其存宗社矣。君子以是益歎息痛恨于平王也。鄆山之禍雖烈而中興之迹未遠，宣曰即位之初，晉鄭同心，齊魯宋衛無變，秦仲之後世爲西郵之力，臣使能枕戈泣血徵諸夏之師，親帥晉鄭以誅申

春秋通論卷一

三

侯子帶之亂王赴告三國秦伯師于河上晉文入定襄王立誅子帶况申侯之大惡乎然後益廣秦之故封

建其支庶以禦戎狄而內固岐雍保民經武則周道之興也勃矣。乃晏安感縮五十餘年，棄岐西則自撥本根而力不足以懾小國，戍申甫則眾皆藏惡而義不足以作人心。馴至末年，鄭既張蘇亦內畔，桓王所遭之時勢雖以宣王方召當之用，力倍難成功，正未可必也。春秋作始于平桓之交，蓋深痛平王坐失可爲之時，至桓王則力屈于所欲爲，而不能服况桓王乎。而身困于其所當爲也。此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而諸儒乃以伐鄭爲桓王罪誤矣。然則王不稱天何也？凡文有所承則王不加天，公朝于王所是也。文無所承而其事非王所親，亦不加天。公會王人，王人子突救

衛是也言各有當而以爲筆削之特文則義無所處矣

自入春秋凡會盟皆諸侯之私約也王師伐鄭救衛而外凡戰伐皆列國之擅興也王臣之與會盟自齊桓晉文始首止之會以戴王世子洮之盟以謀王室葵邱之會以明王禁宰周公與會而不與盟皆正也踐土之盟要王以涖之則譎矣然王子虎猶不與盟故得與齊桓三會同文惟翟泉之盟書會而不書公則特文以著其罪也翟泉之盟王人其畎與洮同而書法異王室有故告于諸侯而王臣與盟禮之可以義起者也王室無故霸勢方張而於畿內盟王臣使陪臣至眾會則上偪也踐土之盟王子虎涖之與葵邱同而書法異涖明王禁書會宰周公可也盟於王所而書會王

春秋通論卷一

子虎不可也王臣之與戰伐自成十六年晉厲公伐鄭始前此桓文倡霸徵兵討貳不聞請命於王非禮也而實霸迹之盛也及楚氛益熾中夏懾威諸侯疑貳然後援王臣以屬之禮也而實霸事之衰也然其號則正義亦無疵焉惟前十三年伐秦傳稱劉子成子會伐而經不書則筆削之義存焉耳諸侯本非入朝其會于京師必爲請王臣同殺傳得其實必孔凡書如者無名之辭也不書公朝于京師而與如齊如晉同文以著諸侯之志不在朝也若書劉成則似因朝而受命於王無以著其師過而朝之慢矣書劉成則當云公朝于京師夏五月遂與劉子成子某侯某伯某人伐秦不得書會亦鳴呼周公建六典以經邦國中外上下聯爲一體不必更書自京師惟恃禮樂征伐以維持而貫達焉周道傷于幽厲至平王而廢

絕然後禮樂征伐不出于天子。然人不能由而道未嘗亡也。故桓文倡霸，假其道而用之，則數十年中篡弑者多伏其辜。葵盟幾絕私戰，亦希晉厲公以後，征伐會盟，數援王臣以涖之，則天王之葬魯皆應時以會。惟靈王之喪，公在楚，季孫與師取十公幾不敢入，故志崩而不志葬。傳載鄭游吉之言曰：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段實往，王吏不討恤所無也。則當時諸侯實因是而向知有王，用此觀之，苟有用孔子者，皆可以為東周而定衛之變。必先正名，聖人撥亂反正，見諸行事之實，其端緒即于是可窺尋矣。

王使至魯魯君臣朝聘于王

三章

天王於魯來錫命者三，歸賄舍者二，歸賑者一，會葬者二，求購求

春秋通論卷一

五

車求金者各一，皆以非禮書。若王臣聘魯，魯君臣朝聘於王，則禮也。禮則常事也，而不削何也？魯不朝而王乃聘焉，偵也。聘而不報而又聘焉，益偵也。君不朝而臣聘，則抗也。聘列國勤于京師，則無等也。天天下勞晉侯而公就朝，則非其所也。諸侯會伐而道如京師，則非其事也。春秋之法，常事不書，然必盡合于禮而後得為常。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聘王者三，朝王者一，如京師者一，而得為常事乎？又况朝非其所，而如京師不以其事乎？若并此而削之，轉疑於得禮而不書矣。僖文以後，魯卿始有聘周之交，隱桓闡王亟加禮而無一報焉，何也？此觀於魯之邦交而知之矣。公朝於齊，晉則聞得聘焉。宋衛之聘，則交相報。薛滕邾杞之朝，則未有以聘報者。

矣魯之視周蓋不得儕於宋衛也此春秋之作所以始于隱也安知非微者往而不著于冊書也莊之三年使微者葬王而經志之矣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而不志葬則微者亦未往可知矣莊僖之間王臣不聘魯者幾六十年論者以爲齊桓明禁之功非也王臣下聘禮也非禁之所宜及也且莊二十六年齊桓始霸前此固未有聘也蓋莊僖之間王室多難未遑外事又見數禮於魯而不報耳晉文本謀以勤王屬諸侯故當是時王使再來而魯應時以報焉晉文既歿則不復然矣毛伯求金以後百四十年而王使僅三至蓋自知空名不足以結魯而益怠矣

王錫魯命者二于文公成公稱天王于桓公稱王會葬者二于僖

春秋通論卷一

六

公稱天王于成風稱王此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也歸仲子之賵猶稱天王者因惠公而及之猶未成之爲夫人也若禮于成風則視夫人之常數而有加矣錫桓公命王不稱天而聘桓皆稱天王何也聘者懷邦國之常典魯國之爲非爲一人也錫命則專禮于其人而褒大之也且死者人之終事也故篡弑之賊有生不能討死而加戮者矣至是而特錫之命是義之也不天甚矣春秋之義非獨責王所以決疑而定法也隱公之弑不見於經雖薨而不地葬而不書猶未知賊之在也錫桓公命王不稱天而後獄有所歸矣成風薨葬一同于夫人無以明僖公之違禮也歸舍賵會葬王不稱天而後知大從之終不可亂矣凡此類皆春秋之特文

有不得已而後見者也

王使至魯惟隱桓文三世爲勤隱之世四桓之世四文之世五餘九公五而莊元年猶爲桓至也每使至之勤則有所求于隱求賄於桓求車於文求金此王室所以卑諸侯所以恣也求賄求金不言王使以枉喪而聽於冢宰以此知春秋時典禮未全廢也

天王崩葬二章

天王之崩訃則書魯使人會則書葬葬而不書會者其人微也崩而不書不訃也惠王之崩也傳猶志之莊僖二王之崩則傳亦闕焉是天下諸侯皆無訃也其不訃何也天下諸侯宜親周者莫如魯王恩禮所加亦莫如魯惠公仲子之賄天子之幸親焉而平王

春秋通論卷一

七

之葬魯不會也錫桓公命榮叔實來而桓王之葬魯乃使微者往此莊僖二王之喪所以不訃也當是時齊桓創霸而不能率諸侯以達王者何也齊桓之霸也與晉文異晉文之興霸者之轍迹已前見矣故曰求諸侯莫如勤王齊桓之前則未有是也非先得諸侯不能致勤于王室而方是時諸侯尚渙也莊王之崩在莊十二年僖王之崩在莊十七年齊桓始入未能屬諸侯故師于長勺而魯敗之會于北杏而宋叛之再會于鄆而鄭叛之同盟于幽而魯叛之以信則未孚以威則未懾諸侯方惘然自外于齊而安能使帥王職哉直至僖公之世退狄伐戎帖楚然後諸侯服霸勢成而尊王之事起著于經者可考也魯事周之勤怠一視乎霸迹之盛

衰文九年葬襄王叔孫得臣如京師至十四年而頃王之崩葬無聞焉則文襄既沒賊盾操國而霸統中絕也自宣以後天王之崩無不志者以晉霸雖衰而會盟征伐常假王命以屬諸侯也景王之葬叔軼如京師以平邺之會劉子寶蒞之也自齊桓創霸晉文繼之然後諸侯知有王觀莊僖二王崩葬之不志則霸者之功不可沒矣觀桓文以後諸侯卒無親赴天王之崩葬者則霸者之罪亦不可掩矣抑于此見經因魯史有所損而不能益焉天王崩葬雖易世以後可考而知而魯史所無者不敢益也非不能益也益之而悖慢之實隱矣其文則史而義卽于是乎取焉此其較著者也

春秋通論卷一

八

惠王之崩傳載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計莊僖之間類有禍心安知非以是而不計也王室有故每假外諸侯之權以鎮之無爲不計也景王之崩王室之亂極矣而崩葬皆志于經以是知莊僖惠三王之不計非以內難也度諸侯之弱王室不能用典而不計以殺恥也計而若弗聞也者雖匹敵不可堪况臣下乎此當日之情實也

王室禍亂二章

王室禍亂魯不與聞則不書而先儒以筆削之旨求之是以終不能安也子頽之亂惠王之定不書以號鄭尸之而魯不與也襄王之入叔帶之討不書以晉尸之而魯不與也子朝之亂備書于冊

以叔鞅方有事于京師而其後成周城周魯皆與也蓋王室懿親莫重于魯有禍亂興魯不能救而他國有功則魯人恥之而不書于冊孔子不能益也襄王之出獨書何也王命特至于魯而藏文仲有奔問官守之對則其時已著于冊書矣厥後終不能勤王是以忌晉之功而不書王入也抑觀齊桓之霸也列國禍難無不勤恤而子頹之亂未嘗過而問焉豈號公鄭伯世執周政力能定王未嘗赴告于外而不敢引爲己任與叔帶子朝之亂傳載告難于齊晉甚詳而子頹之亂無聞焉則不告于外可知矣晉文以勤王求諸侯襄王之入赴告必及于魯而史不書以是知爲魯人之私也以爲孔子削之則未有處也

襄王書出越在鄭地也王猛居皇敬王居狄泉不書出畿內也王

春秋通論卷一

九

猛居皇入王城敬王居狄泉入成周皆單子劉子左右之而或書以或不書以何也以未踰年之子猶可言也以天王則疑于大惡矣且王猛時尙未知誰爲當立者以出入者獨單劉耳敬王之立則晉人問于介衆而辭子朝名義顯著歸心者不獨單劉矣猛生而稱王不稱王子者嫌與子朝同辭也卒而稱王子者未踰年也春秋之書微而顯此其凡也

逆后歸王姬

逆后王姬歸魯爲王則書者舊史之法也失禮然後書者春秋之法也夫人之娶內女之歸有變失禮然後書則逆后王姬歸非失禮不書可知矣王姬之歸惟見于莊之篇所以著忘親之罪也逆

王后于紀以祭公來而遂逆書也。逆王后于齊以劉夏非卿書也。致女納幣而使卿以過禮書則逆后而不使卿以失禮書宜矣。紀姜之歸京師書而齊姜不書何也？春劉夏逆后而夏齊侯伐我北鄙自是無歲不有齊師。蓋邦交絕而姜歸不告故舊史無其文耳。歸王姬于齊襄其事詳狂喪而王讐婚故備書以著其惡也。歸王姬于齊桓其事略惡有差也。桓之王姬不書卒而襄之王姬書卒見公之偏厚于讐仇也。

戰伐會盟 三章

孔子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春秋之初天王猶小有征伐。至子突

春秋通論卷一

十

救衛以後則無聞焉。自隱至僖凡會盟戰伐之大者皆諸侯王之。是天子之微而諸侯之恣也。自僖之末以至文宣則諸侯之恣而大夫之張也。自宣之末以至襄昭則大夫之恣而諸侯之微也。自昭以至定哀則列國之衰而吳楚之橫也。隱桓莊之世諸侯之特相盟交相伐者藉藉焉。桓文既霸則無是矣。及定哀而特相盟交相伐者不異于春秋之初則霸統之既絕也。齊桓初殷以及靈成景厲之間晉霸中衰則間而私會盟私侵伐者汲汲焉。蓋紀散則眾亂也。及其季也會于申而天下之諸侯聽于楚矣。滅陳滅蔡伐吳誅齊慶封而天下之征伐聽于楚矣。又其季也入郢敗齊伐魯伐陳遷蔡藩衛侯會于黃池而天下之會盟征伐聽于吳矣。夫

以天下諸侯之眾而不能支吳楚者非力弱也其勢衰耳非勢衰也其紀散耳定之四年會于召陵者十八國雖桓文所資以屈楚不若是之眾也而方是時晉有六卿齊有陳氏魯有三桓宋衛陳鄭皆有疆家各固其私而莫有盡力於君事故未見吳楚之鋒而已渙然自離喪矣一國之紀散則無以率臣民霸者之紀散則無以屬諸侯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會盟征伐或書人或以名見皆舊史之文也謂諸侯貶稱人者據左氏所傳而不知其爲大夫也謂大夫貶稱人者不知其爲舊史之文而以爲春秋之法也自文以前會盟侵伐內大夫以名見而外大夫悉稱人蓋大夫未張奉君命以行事第稱爲某國之人而

春秋通論卷一

十一

不必詳其名氏也文二年晉士穀盟諸侯于垂隴是外大夫盟會書名之始也由是而衡雍新城之趙盾承匡之卻缺皆以名見矣至宣十五年無婁之盟而齊高固亦以名見矣文三年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是外大夫侵伐書名之始也由是而卻缺之伐蔡趙盾之救陳趙穿之侵崇皆以名見矣由是而宋華元鄭公子歸生衛孫免亦以名見矣然自宣以前盟會書名者不過霸國之大夫而已侵伐書名者不過霸國之大夫與一國二國之大夫而已會伐會盟而列序大夫之名氏者無有也自成二年戰于鞏內大夫四人竝列而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皆列序焉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而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鱸皆列

序焉。自是以後，不以名見而稱人者，惟曹許邾莒滕薛杞鄆小國之大夫而已。而大國之臣，亦有不以名見者，則非卿也。襄十四年春，會吳于向，晉士匄、鄭公孫蠆以名見，而齊宋衛稱人。夏，伐秦，衛北宮括、鄭公孫蠆以名見，而齊宋稱人是也。夫始皆稱人，繼而霸國之大夫以名見，繼而列國之大夫皆以名見，而小國之大夫終春秋無以名見者，以是知大夫漸張，則舊史書之亦漸詳，而非春秋之法也。秦雖強，而比於小國者，讐晉而遠于東夏也。自文以前，外大大盟會皆稱人，而僖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二十六年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蓋莒慶吾姻也，故特書其名，而甯速因例焉。終春秋小國之大夫皆稱人，而鞏之戰，曹公子首以名

春秋通論卷一

七

見。蓋三桓自喜其事，而史不能正也。以爲褒貶所寓，則義無所處矣。然舊史以私意爲詳略，非有典法，而孔子不革何也？其略者不可得而詳也，其詳者革之以定于一，則世變邦交轉不可得而考矣。

魯君臣與隣國特盟與一國同侵伐，或書會，或書及，自參以上皆書會。傳曰：及者，我所欲會者外爲志也。蓋會伐齊盟事由眾起，非我所欲也。二國同役而會，與及異書，則知會者以我而從彼，及者要彼以從我矣。其義莫著于定四年，臯馳之盟，蓋旣會而盟，當書諸侯盟于臯馳，而覆書公及者，定受國于意，如三季如晉見卻，而以與盟爲幸也。有會盟書及，而非以我所欲爲義者，則文當然也。

首止書及所以殊王世子也。盟袁僑書及以上承雜澤之盟不可。曰豹會諸侯之大夫也。蜀之盟書及不得再書公會也。宋之盟書及不得再書豹會也。會吳于鍾離于柎皆會又會而首止則及以會會又會者班同也。及以會者尊王世子也。以是知文各有所當也。凡盟書及書會而不目其人者君也。侵伐書入書伐書及以伐而不目其人則微者也。何以明其然也。終春秋無外微者與魯盟則知無內微者與外盟也。幽之盟齊桓始霸在會皆大國公侯而魯乃使微者往乎。高僂處父有與吾微者盟乎。以是知諱不書公所以徵過而諱恥也。若侵伐則過不待徵而書戰即諱敗也。圍成救齊稱師而外君將稱君大夫將稱名而不目其人則微者可知矣。此所以文同而義異也。凡諱恥者舊史之文也。徵過者春秋之法也。處父之盟沒公以諱恥。舊史所知也。于宿于幽于齊翟泉蘇子高僂之盟沒公以徵過則非舊史所能知也。

會盟 八章

春秋通論卷一

三

隱桓莊閔僖百年之中魯君會遇及盟者五十有九。大夫會盟者四。而其中各有故焉。于折則未能信于宋而使柔先之也。于鄆則未肯聽于齊而使單伯先之也。結則以媵而適遇齊宋之盟也。友如齊涖盟非君所親也。外大夫與魯君會盟者四。而浮來則離會也。于斂則齊無君也。于齊則楚人入受夏盟也。惟翟泉則大夫之僭端見焉。而是乃僖之季世也。魯不與而諸侯自爲會遇及盟者

于有四而大夫之盟四惡曹則會伐之師方罷而使大夫申其信也鹿上則將合諸侯而使大夫先之也盟于邲及狄盟非君所親也蓋百年之中會盟之大者皆諸侯自主之而其小者乃聞使大夫承事焉至于文宣則諸侯少怠而大夫張矣故魯君之會盟十有二大夫之會盟十有一然方是時有魯大夫會盟外諸侯者矣有魯大夫與諸侯之大夫特會盟者矣其眾會而皆以大夫尸之者無有也至宣十二年清邲之盟則四國稱人而無諸侯以蒞之是文宣之世將變而為成襄之始事也然成襄之世大夫與諸侯猶復出為會盟也至于昭則君之會一而不得與于盟而大夫之會盟六合而計之則天下諸侯之會二而大夫之會四蓋列國之

春秋通論卷一

西

君無一不失其操柄者矣此申之會所以胥天下而聽于楚也至定哀之世則魯大夫再盟邲一盟鄭而自叔還會吳以外齊吳強國之會反無一不屬之公蓋以平邲之會意如見執三桓懲焉故自是以後齊晉及吳之盟會皆使君試其危而已不與也亦猶伐齊侵楚推而屬之公而曹邾費郈之師則三桓自將也魯君大夫之會盟與戰伐相表裏而列國之會盟戰伐皆與魯一轍察其始終則世變極矣

首止葵邲平邲盟與會同地而再書其地說者曰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非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或示威于眾或昭盟于神其禮本異故書會而不書盟者專行會禮也書盟而不書

會者專行盟禮也既會而盟則書會而又書盟所以見事實也其
同地而再書所以別于異地也襄二十五年夏五月諸侯會于夷
儀秋八月同盟于重邱是會盟異地而兩書其地者也異地者既
兩書則同地者安得不再書也所以異于溴梁者何也溴梁之盟
以經考之則盟之月卽會之月也以傳徵之則盟之曰卽會之曰
也而安得再書其地乎首止葵邱則夏而會秋而盟平邱則首月
而會仲月而盟而安得不再書其地乎首止葵邱之覆舉諸侯也
以王世子宰周公之不與也平邱之盟魯君不與而不覆舉諸侯
何也覆舉諸侯無以見公之不與也既明善公之不與而覆舉諸
侯則贅矣重邱之盟無所嫌而覆舉諸侯何也中有閒事也與同

春秋通論卷一

五

圍齊盟于祝柯中有閒事而覆舉諸侯同義也襄十一年夏伐鄭
秋盟亳北中無閒事而不覆舉諸侯則與平邱同義也凡盟以曰
繫月而後列序其人者常也而新城雜澤之盟列序諸侯而後書
曰蓋諸侯始將爲會至期而更爲盟也所以別于始以盟召諸侯
者也春秋之文因事異施而各有典法皆此類也

會盟未有書其故者而書其故者二以決疑也稷之會不言其故
則疑於欲討宋亂而不能也澶淵之會不言其故則疑於欲討蔡
亂而不能也內會盟未有不書君大夫者而不書君大夫者二以
徵過也于幽則諸侯而主齊盟之始也于齊則諸侯與大夫共盟
之始也翟泉則諸侯之大夫與王臣共盟之始也故諱不書公以

徵過焉。諸侯聚會而爲不義，其惡有甚此者矣。而獨於此諱，公何也。惡之無可疑者，不必著也。若于幽則霸者首義以尊王于齊則修桓公之好而楚人入受盟，翟泉則霸者率列國以承王事，董子所謂春秋視人所惑立說以大明之，此類是也。于齊之盟，齊君枉焉，未若會楚嬰齊，盟蜀之甚也。而蜀不諱，公何也。此義之變也。楚師內侵以鞏之戰，故三桓懼討而以公試焉。且是盟也不獨宋衛陳鄭之君不與也，邾鄆微國皆以大夫會而魯獨君往，則三桓之惡極矣。書公而不諱，所以著三桓之罪也。春秋時國事之偵未有甚于魯者，三桓之在國重于君，而諸侯視之亦重于君，邢邴之會公在魯而季孫宿卽事，非優公也。謂公承命不若季孫之承命爲可信也。平邴之盟公不與而執意如非，怒公也。謂止公不若止季孫爲魯所急也。邾之會魯君親往而吳召季孫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觀此而蜀不諱公之義不益深切著明矣哉。

春秋通論卷一

夫

內特盟不目其人而書及者，四傳于高倭處，父曰公于宿曰微者非也。自文以前百年之閒，內大夫與于會盟者，四則大夫之專盟也。僅矣。况微者乎。隱之世盟會皆公，而卽位之初使微者盟，宋人非事之情也。蓋于宿乃諸侯與大夫特盟之始，故書及而沒公。猶于齊爲諸侯與大夫共盟之始，書會而沒公也。高倭之盟則求婚于讐國也。女嬖之盟則王喪不奔，王立不朝而與王臣要盟也。盟

之非義者多矣而獨于此諱公何也于宿則結四隣之好女梟則受王臣之約非諱公無以知其非義也惟圖婚于齊其惡顯著然魯桓見戕經無明文而前此與齊會盟者屢矣非特文以見義恐習而不知其非也若處父之盟則舊史諱其辱也知然者以并沒公之如晉及至自晉也成十一年諱公送葬則并沒葬晉景公之文亦猶是也外大夫來聘而盟亦書及而不書盟者何也來盟不書盟者莅盟不書其人以國與之也來聘而盟與來盟同義不書盟者則不得不第書及也何以知其非諱也魯大夫有特盟霸王者矣魯君盟外大夫屢見于經矣無爲於來聘而盟諱也然則公如晉公及晉侯盟事與來聘而盟者類而復書公何也不復書公則似公以召盟往而無以明其爲異事也若來聘而盟則異事不待言矣故從以國與之義而第書及也

春秋通論卷一

七

盟之或書同或不書同皆舊史之文也舊史之文異以載書之辭本異也自莊十六年盟幽以前見經者特盟參盟而已不可以言同也以一國而至天下之盟自幽始故載書之辭言同以紀實也以固信也而既盟之後詹逃而鄭貳西鄙伐而魯叛則諸侯猶未同心而載志也故後幽之盟載書復言同以申其信自是以後霸權日盛召盟而諸侯聽焉載書不復言同矣宋襄再盟不言同曹南鹿上皆參盟也晉文一戰屈楚而從者翕然故盟不言同知其無異心也文襄既歿靈公方幼陳蔡鄭宋同時而折于楚故文十

四年新城之盟復書同自二幽以來未之有也蓋合異以爲同故以是要言而欲其無賈也後此不書同晉霸猶未衰也自戰邲以後楚勢益張而諸侯反側載書無不言同者矣以悼公之盛而雖澤戲臺之盟皆書同者承靈成景厲之衰也三駕以前蓋時懼諸侯之道敝焉平公少懦矣而吳梁祝柯澶淵之盟不書同者席悼之盛也蕭魚以後狂會者無異心矣其後晉有欒氏之亂諸侯離叛而重邲之盟復書同矣吳興楚敝不復有事於北方而皋鼬之盟不書同矣以是知凡書同者皆懼其異而載書以是要言也薄蜀二盟楚人以力脅諸侯而不屑要之以同宋之盟晉楚爲成則夏無二三之患矣故皆不言同也或謂用方盟之禮而書同非也

春秋通論卷一

大

葵邲踐土之盛皆不用方盟之禮而清邲之盟四國之大夫乃用之乎至以褒貶爲義則無一可通者矣

會盟書至歸而告廟也必重其事有戒心而後以告于廟故通二公無與大夫會盟而致者以其事爲已輕也雖重其事而無戒心亦不致故自僖十五年杜邲以前公與諸侯會盟無致者雖齊桓之會盟不致而致盟唐則懼戎也隱之盟戎不致而桓致者戎魯壤接鍾巫之事懼討而以盟爲幸也齊桓之會盟至杜邲于淮而後致楚狄交橫而桓德衰也晉文之與首爲踐土之盟而執衛侯諸侯恐懼自是霸者之會盟無不致者矣眾會齊盟然後討執行焉故特會參盟雖霸王與焉亦不致無所懼也定哀之際特會

齊侯而致則晉衰齊橫而魯益微也。吳之強諸侯皆懼焉而鄆與
黃泉之會不致何也。吳多行無禮雖屈伏焉而以為辱故反不告
也。以盟處父為辱則不書如晉黃池之會與晉侯偕則致矣。昭公
既孫而鄆陵之盟致者諸侯去國必載至祔以行也。襄七年會鄆
八年盟戲不書至者鄆之會未歸而如晉故以自晉致戲之盟未
歸而會相故歸自相而後致也。會盟之致與戰伐同。揆特會參盟
不致而致盟戎猶有事于齊宋鄆衛不致而致伐戎也。與霸王眾
會齊盟而致猶與霸者同。役連數國之師而致也。宣以前會齊侯
不致而定哀之會齊侯則致猶有事于小國不致而伐齊則致也。
然則重其事有戒心而後以告於廟也審矣。

春秋通論卷一

九

外大夫盟會不書名不書人而以大夫係國者二。莊九年公及齊
大夫盟于斂也。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也。斂稱齊大夫
以實屬辭也。齊無君魯納糾而受盟者非一人也。扈之盟則晉大
夫主諸侯之始也。使書趙盾則諸侯與大夫共會盟之常辭而習
其讀者勿之察矣。何以知其非受盟者眾也。晉有君而盾專晉也。
諸侯之不序何也。列序諸侯而晉大夫不名非屬辭之體也。晉大
夫之主盟前此矣。而見義於此何也。垂隴之盟士穀奉君命以承
事而已。若扈之盟則制在盾矣。悼公之世盟陳袁僑則曰諸侯之
大夫平公之世盟於溴梁則第曰大夫而不係於諸侯。卽此義也。
文之篇諸侯不序者三。七年盟扈以大夫而主諸侯也。十五年盟

扈十七年會扈以大夫而列序諸侯之上也知然者以僖二十七
年盟宋書公會諸侯而不言楚人也蓋宋之盟魯會楚非爲諸侯
也而所會者卽楚人帥以圍宋之諸侯也未有盟諸侯而不盟楚
人者而第書諸侯則諱楚大夫之先諸侯可知矣文襄以後凡諸
侯之合皆晉故也未有諸侯自爲會盟而晉人不與者而第書諸
侯則諱晉大夫之先諸侯可知矣使晉楚之大夫列序諸侯之下
則不必諱也列序諸侯而不書晉楚之大夫又似諸侯自爲會盟
而晉楚實不與矣宋之盟之先楚人也以圍宋之先楚人知之也
至兵而先猶可言也列會而先不可言也盟扈會扈之先晉大夫
也以前扈之盟晉大夫猶列序諸侯之下知之也至盟而列序于

春秋通論卷一

辛

下猶可言也至盟而列序於上不可言也傳謂二扈之盟會皆晉
侯親之而罪諸侯之不討賊非也賊之不討不以諸侯之序不序
異義者也盟至大合諸侯而不能討賊列序之而其罪益著矣襄
二十五年會于夷儀釋賊不討而諸侯皆序正此義也果晉侯主
之則何爲不序哉

于幽于齊翟泉之盟及文之篇再盟于扈一會于扈皆以志班位
之亂政柄之移而或以沒公而書會見義或以諸侯不序大夫不
名見義何也使于幽于齊翟泉之盟而總言諸侯大夫則其事之
實不可得而見也使盟扈會扈而序諸侯名大夫則其事之實亦
不可得而見也于幽齊桓得諸侯之始也使書公會諸侯盟于幽

則不知主盟者齊與從之者何國也于齊楚人入盟諸夏之始也
使書公會諸侯之大夫盟于齊則不知欲爲是盟者楚與從之者
何國也翟泉晉文得諸侯之始也使書公會王人諸侯之大夫盟
于翟泉則不知至爲是盟者晉與從之者何國也若文襄以後則
從晉會盟之諸侯俱可知矣雖不列序而知其爲何國也使文七
年書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盟于扈則與
垂隴同文而無以見其爲大夫至諸侯之始矣雖沒公而不知其
義之安在也十五年盟扈十七年會扈列序諸侯則似諸侯自爲
盟會而晉實不與矣此春秋之文各稱其事而不可以相易者也
其義又於莊公之狩禚見之蓋特會特盟之非義沒公而書及者

春秋通論卷一

三

其常也而是役則義起於齊侯者也必書公會而變文稱齊人然
後知齊侯者乃公不共戴天之讐而不可以會焉者也使書會
齊侯狩於禚則疑以外諸侯狩於內地爲譏而其義隱矣盟扈會
扈以志諸侯之失位大夫亂常是義起於諸侯大夫者也使諸侯
序大夫名則與他役同而其義不可得而見矣

春秋通論卷二

桐城方

苞靈泉著

戰伐八章

觀魯之軍政而盛衰存亡之由可考也。隱之世，墾再主兵，而有鍾
巫之變。桓莊懲焉。桓之篇君將者四，微者之師四，君將者皆大國
之事也。餘則小國疆邑之事也。莊之篇君將者十三，大夫將者二
於餘邱，微國也會齊伐衛，亦淺事也。僖之篇君將者九，大夫將者
四，其末年遂再主兵，而瑕豐萌矣。文繼以怠，自七年伐邾而外，凡
役皆大夫主之，而三桓之勢成矣。宣公怵於三桓之勢，獨任歸父
以抗之，而反爲所逐。於是兵柄盡歸於三桓，成襄之世，惟霸主在
行公乃親會，非公能主兵。三桓不敢抗霸，以取罪耳。其餘侵伐皆
三桓更將，自叔老會伐許而外，五十年間未嘗假手于列大夫。蓋
懲於歸父之事，而併力以弱公也。昭公終世未嘗親將，蓋中軍初
毀，三桓各私其眾，而使公不得近也。至定哀而反有親將者，民之
去公久矣，以爲不足忌也。故私家之兵有事則使公將之，猶魯盛
時公室之兵有事使大夫將之，公名爲主兵，實供大夫之職耳。且
圍私邑披小弱，則三桓尸之，犯強鄰結讐讐，則公試之。據事直書
而其惡不可掩矣。書及戰書伐入而不目君大夫者，五而桓之世
有四，豈以聲之帥帥爲戒，故身所不親，轉使微者將，而不敢以屬
重人與，然不善之積所以階禍而滅身者，豈可以曲備哉。

春秋通論卷二

一

魯舊二軍皆公室之兵也。作三軍者，季氏自爲一軍，孟叔共爲一軍，而公徒爲中軍也。孟孫取四之一，叔孫取四之二，故共爲一軍。而公所得之五爲中軍，惟中軍屬公。故後復毀之，而叔孫早知其然也。鞏之戰，四卿並將，主帥與其佐也。以是知魯舊二軍也。中軍既毀，則仍二軍矣。而昭十年伐邾，三卿並將，何也？孟叔雖共爲一軍，而主兵者則不肖相下也。二卿並聘，而書二卿並會，而書亦猶是也。清之戰，季氏爲左師，孟叔爲右師，則謂三桓各有一軍誤矣。晉六卿並出，獨書元帥者，統于君也。魯自成襄以後，三卿出則書三卿，二卿出則書二卿者，散辭也不屬于君而無所統也。

魯君侵伐或致或不致，或致以前事，或致以後事，皆舊史之文也。

春秋通論卷二

二

蓋重其事，則反必告廟，告則書。凡書至，皆與霸主同役也。非然則連數國之師也。獨用師而致者，惟有事于齊，則畏之也。通十二公，未有用師于小國而致者。以是知輕其事則不致也。莊公伐戎而致，以戎世爲魯患也。鄆陵之後，成公會伐鄭者，三前以會致，而後以伐致者，前會而未伐，後會而伐也。十六年諸侯次于鄆，西魯以內難不敢過鄆，則不與伐可知矣。十七年夏伐鄭，自童戲至于曲洧，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則兵未嘗接可知矣。故皆以會致，惟冬伐鄭，傳稱圍，則協心同攻，而薄其城下，故以伐致也。盟戲之後，襄公會伐鄭者，三前以伐致，而後以會致者，前會而伐，後會而不伐也。十年秋伐鄭，成虎牢，以逼之。十一年夏伐鄭，圍之，幾踰時焉。

故皆以伐致。蕭魚之役，則觀兵而鄭已受盟，故以會致也。成七年救鄭而以會致者，不成乎救也。僖十五年救徐，公不親徐，卒爲楚敗，則以會致。以是知伐救而以會致者，皆不成乎伐救也。僖四年伐楚，前後皆有事，而獨以伐楚致者，大伐楚也。六年伐鄭，遂救許，而以伐致，急服鄭也。二十八年會溫，遂圍許，而以圍致，明周事也。皆當曰各以所重告廟，而史承之以書于策也。襄二十八年同圍齊，而以伐致者，紀其事則曰圍，而告其功則曰伐也。有事于齊，無不致，而哀七年會吳伐齊，獨不致者，魯不與戰也。定公圍成，而致則事之變也。邦分崩離析，故視封內如鄰國，家臣如大敵也。然亦非經之特文，使當曰不告于廟，不著于冊，書則孔子不能益也。

春秋通論卷二

三

有連數國之師而不致者，桓五十年會袤伐鄭也。蓋返役而告至者，重其事而有戒心也。桓以前霸事未興，東方之大國莫如魯，故師還皆不致其致也。自桓十六年伐鄭，始蓋再出而後得其志，故歸告于廟也。傳于十五年伐鄭，曰不克而還，則用力之艱可知矣。有與霸國同役而不致者，莊二十六年會宋人齊人伐徐也。二十八年會齊人宋人伐鄭也。方是時，齊霸未盛，又二國之君不同役，故輕其事而不致也。成十年會伐鄭，襄九年會伐鄭，則非不致也。有繼事而未嘗返國也，故以後事告。成十年五月會伐鄭，六月晉侯孺卒，七月公如晉，次年三月歸，必公自會，遂如晉，故以自晉致也。襄九年冬十二月盟戲，次年春會吳于柤，夏五月歸，必公自戲。

遂如桓。故以後會致也。傳稱公送晉侯于河上，還至衛冠于成公之廟，則未返國可知矣。通十二公，未有用師于小國而致者，而齊桓未霸以前，用師于齊亦不致。以此知不重其事，則不告，不告則不書也。若以筆削之義求之，則無一可通者矣。

魯自成公二年四卿並將之後，五十年閒自叔老會伐許而外，主兵者惟三桓而昭公之世，叔弓三主兵，一與季仲同役。以是知叔孫舍之賢也。雖私家之兵，而仍使公臣將之也。定哀而後，公臣無將者矣。非徒不將也，卒見於經者如叔鞅、叔輒，雖會盟不與焉。此見諸從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公羊子曰：將尊師，眾稱某師，將尊師少，稱將，卑師，眾稱師，將

春秋通論卷二

四

卑師少，稱人以襄。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徵之而知其信然也。同役而或稱師，或稱將，則或將卑而師眾，或將尊而師少，可知矣。其師將並書者，必將尊而師眾，不稱將，不稱師而稱人者，必將卑師少，又可知矣。但自文二年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然後霸國之大夫以名見。自成二年戰于鞏，然後列國之大夫以名見。自成以前，眾則稱師少，則稱人不辨其將之尊卑也。自成以後，則帥師會伐而以名見者，卿也，或稱人，或稱師者，大夫也。其稱人稱師同而所以稱人稱師者，異矣。凡霸國之眾會，未有稱師者，賦乘有常而不興大眾也。會者少，則閒稱師用眾也。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是也。其眾會與卿並列而稱人者，大夫也。襄十二年齊人宋人會

伐秦十六年宋人會伐許是也自宣以前軍旅之事百二十有五而稱師者三十有八自宣以後軍旅之事百七十有六稱人者二千而小國之舉八蓋列國君臣無不阻兵安忍而輕用其民者矣此春秋將變而爲戰國之漸也

戰而不書敗者勝負敵也侵伐而不書戰者或服而聽命或守而不出也戰而先書伐者已薄其城邑而後出戰也不先書伐者敵未迫而逆戰也自成以前侵伐戰書人者兼將之辭也敗則或書師或書人者別眾寡也戰而書及有以尊及卑者獻是也有以大及小者棘鐵是也有以內及外者泓城濮邲鄆陵柏舉艾陵是也有以親及疏者韓新築彭衙令狐是也有以所重及所輕者長岸

春秋通論卷二

是也惟河曲界于秦晉爲二國邊邑之爭故不書及也二國合兵以戰伐而書及者此至兵而彼從之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是也不書及者竝有怨也邠人狄人伐衛晉師白狄伐秦之類是也凡伐國或稱君或稱大夫或稱師或稱人者其常也而鄭伐許秦伐晉晉伐秦晉伐鮮虞獨稱國先儒以爲號舉非也其事同時相次而獨于一役貶則其異于前後者何也蓋秦晉鄭許晉狄之戰亟矣又二國之私而與諸侯無與也或赴告不及傳聞略不知王兵者爲君爲大夫又不知其師之眾寡則第書某國加兵于某國而已凡用他國之師而書以者必得所以而後能戰伐也故霸國會討列國連兵皆列序必以弱假強而後書以宋以四國伐鄭魯以

楚師伐齊。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是也。戰未有不地者。而桓十三年齊宋衛燕之戰不地。使戰于紀。則當書四國伐紀。戰于齊。則當書公會紀侯。鄆伯伐齊。蓋齊宋之怨結于紀。鄆而魯居其閒。故四國來伐。而魯援紀。鄆以拒戰也。其不書伐我何也。春秋之初魯最為東方之貴國。諸侯未有加兵于魯者。故十年書來戰于郎。此年戰而不地。皆舊史諱伐之辭也。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其不地者于衛也。則內戰而不地。由于來伐可知矣。其屬辭異于郎何也。追國都也。凡伐我至城下。則不書。四鄙即此義也。先儒謂來戰于郎。與戰于宋之義相發。而弊罪內外非也。內師外師之非義。有過于二役者矣。而於二役特文以罪之。則輕重之衡失矣。來

春秋通論卷二

六

戰于郎。與齊宋衛燕之戰為類者也。戰于宋。與衛人及齊人戰為類者也。既書齊人伐衛。復書衛人及齊人戰于衛。則贅矣。既書及鄭師伐宋。復書宋人及我師。鄭師戰則亦贅矣。其或地或不地。文當然耳。晉楚之戰。非兩國相伐而以爭鄭衛。故城濮書楚人救衛。邲書楚子圍鄭。錄合兵之由也。鄆陵不書。晉侯伐鄭者。鄭伯與戰。則合兵之由不必錄矣。

初入春秋。魯卿會伐。必書帥師。自齊桓以後。不書。蓋伯者徵兵有常賦。而不以大眾往也。列國自修怨。霸國獨伐。則書帥師。用眾也。外兵獨稱師。卿大夫將也。內兵獨稱師。君將無功而諱之也。莊八年。次郎圍邲。與齊同役。而齊專其利。僖十八年。救齊與宋爭衡。而

宋擅其功。故君以爲慙。而史不敢斥也。二役皆重事。必不使微者將。如卿將。則當書某帥師。以是知其爲諱也。

魯君卽位薨葬

二章子卒附

內君之不書卽位也。舊史無其文。而孔子因之以見義也。其薨而不地葬而不志。則孔子削之以見義也。蓋攝而不行卽位之禮者。不敢居也。繼弒君而不行卽位之禮者。隱之也。無故而行卽位之禮者。常也。繼弒君而行卽位之禮者。無隱先君之心也。不行卽位之禮。則舊史無其文。以爲孔子削之。則義無所處矣。謂不請命于天王。則十二公之所同也。謂不承國于先君。則於昭公之書卽位不可通矣。若君之薨。則未有不地者也。路寢書。小寢書。高寢書。楚

春秋通論卷二

七

宮書臺下書至薨而不知其地。則其爲臣子所不忍言也。明矣。桓公之薨。則不得不地者也。晉侯卒于扈。宋公卒于曲棘。皆地。公薨于外。而可以不地乎。然如齊而夫人偕薨于齊。而夫人孫。則雖地而不嫌於無故矣。薨未有不書葬者。夫人書葬。君之母而用夫人之禮者。書葬。君之母而不用夫人之禮者。亦書葬。至君薨而不葬。則臣子之罪明矣。安知非舊史本無薨地。或葬不以禮而不書也。隱公之薨也。討於爲氏。有死者。使舊史據當曰之誣辭。則必書。爲氏賊公矣。子般之卒也。必書。國人葬賊子矣。閔公之薨也。必書。卜薨賊公矣。尙爲國諱惡。則竟書公薨于爲氏。子卒于黨。氏公薨於武闈矣。以是知孔子削之也。隱公之薨也。旣歸獄於爲氏。以欺國

人則未有不以禮葬者然猶可曰執國者賊臣也子般之卒也閔
爲之變焉閔之薨也僖爲之變焉而有不以禮葬者乎且季氏絕
昭公於先君之兆而書葬則非舊史不書明矣以是知孔子削之
也何以知不書葬之爲賊不討也以外君見弑賊討而書葬知之
也桓公書葬則義之變也敵國相仇臣子雖志於復而不能必其
時也而先君之喪又不可以久而不葬也故與蔡靈公別爲一例
而書葬此義理之權衡也凡卽位不曰者有定曰也定之卽位曰
無定曰也因事之變而錄其實也

子卒而地葬而不志義與成君同謂卒不宜地葬不宜志者非
也緣子之心不忍以成君自居而國人待之猶君也王猛在喪而

春秋通論卷二

八

稱王子般卒而閔不行卽位之禮則子不異于成君審矣夫人之
薨不地有常所也君薨宜于路寢而有不于路寢者皆書之則子
卒宜于喪次而有不于喪次者亦宜書之以志變矣葬者臣子之
終事也如氏之卒也書葬而謂子之葬可不忘乎爲此說者蓋因
傳稱子野以毀卒而不知其爲故也春秋之文辨果以毀卒則書
子野卒于喪次般亦見弑之迹不益顯乎其文一施之是使故
與毀無以別也季孫之取卞也公歸自楚而不敢入矣瑕豐旣開
故戕嗣子立稚昧以固其威權不然君方在殯國無變事而子次
於季氏何爲者乎季氏陰弑而以毀告羣臣不敢詰國人不能知
猶鄭髡頑見弑而以瘞訃也故與般亦無異文焉子般之卒也閔

爲之變而不書卽位矣子野以故卒則昭公之書卽位何也有隱
而不行卽位之禮者變也有隱而不能不行卽位之禮者尤變也
季氏旣以毀告則雖欲不行卽位之禮而不得矣子卒之地及葬
則可削而公之卽位獨不可削何也經有特文以見義而未嘗沒
事之實也薨卒未有無其地者君薨子卒未有不葬者故可削以
見義也若卽位而削之則與未行卽位之禮無別矣昭雖立于季
民而不與罪人同心其迹可考而知也桓之立也輒爲逆女焉宣
之立也遂爲逆女焉昭二年如晉至河乃復而季孫宿如晉蓋恐
公訴於晉使不得遂而私自託也以是知政枉季氏惡由季氏公
羸而不能自主也傳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如晉而得入惡季
孫也得其義矣未葬稱名父前子名也旣葬不名無所屈也子般
子野曰卒黨氏徵之季氏告之也亦卒不曰變由夫人慶父祕而
不可詳也

春秋通論卷二

九

諸侯見弑見殺四章

弑君曰其人者大臣貴戚赴告有王名也稱人者倉卒生亂賊由
微者本未得其主名也稱盜者貪賊而不知爲何國之人也故盜
不稱弑非其君也不曰其人者不稱國人以國舉者懸獄而不敢
有所歸也弑君而稱人者三宋杵臼死於孟諸不知操刃者誰也
齊商人死於申池亦不辨其爲歆與職也第知倉卒生亂而賊由
微者舍宋人齊人無可書也莒密州之事必此類也若是者乃舊

史之文也弑君而稱國者四晉州蒲吳僚之弑赴告不以程滑鮐
設諸必曰眾亂而無王名也舊史承赴而書非目其人必曰晉人
吳人也而實變書公子光也欲仍其舊則非實欲正其失則無徵
故第書其國有是事而不敢溢一辭焉若書晉人吳人是決其爲
眾亂賊由微者而書光得自脫于是獄之外矣薛比莒庶其之事
必此類也若是者非舊史所能及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而蔡景
公許悼公書葬何也世子弑君討賊者狂國人與隣國目而國人
奉以爲君隣國與之爲禮故反不削其葬以志人道之滅息也晉
里克衛甯喜見殺矣而二君之葬不書何也不討也謂克與喜之
討不以罪者近似而非其實也夷吾立衍復國以卓與剽爲篡而

春秋通論卷二

丁

殺之爲討罪則安有爲討于隣國哉無討而魯不會雖克與喜以
罪誅二君之葬亦無由著于冊書也然則弑而不書葬者安知不
皆以無討乎君弑而當國者其讐仇謂無討可也晉趙盾宋鮑齊
元弑君者別有王名安有自比于逆亂而不以禮葬先君哉以是
知見弑之君之葬其國有討有不討舊史有書有不書而一切削
之者春秋之法也宋萬魯慶父傳以爲既討而二閔之葬不書何
也魯爲慶父立後則與潛宮殄滅之義大悖矣故不書葬以罪臣
子宋則與魯深怨故不告葬而魯亦不會與
國君死于非命而書葬者三魯執蔡般戕之者隣國也蔡侯申殺
之者盜也殺于盜則不知賊之枉也雖欲討而無所施也戕于隣

國臣子有復讐之義而與討賊異故異文焉而戕于隣國又與盜殺異盜則不知其孰誰也戕于隣國葬雖無譏而志在復讐則其事可按也蔡爲楚弱久矣國復于旣滅之後而召陵之侵柏舉之戰猶能以楚爲事魯莊則枉喪而王齊婚矣此見諸行事之不可掩者也蔡侯申之死傳謂賊由公孫翩非也果翩也則或曰其人或稱國人可矣無爲以盜書也惟不知賊之枉故辰以懼罪而奔姓霍以見疑而殺也

魯史有以傳聞書者楚顏蔡固許悼公見弑之類也世子弑君未有赴告于隣國者卽訃必以告終之常辭而書弑者以傳聞得其實也經有以義革舊史之文者晉卓齊荼書君書弑之類是也里

春秋通論卷二

十一

克陳乞以討篡爲名舊史承而書之必曰殺公子卓殺公子荼而正其君臣之名絕亂本也何以明其然也左氏於奚齊卓並稱殺公穀並稱弑舊史所見亦若是而已矣

傳曰弑君之賊不氏翬隱之罪人故終隱之篇不稱公子非也未有貶于未弑之前而不貶于旣弑之後者且自翬以至宋萬去氏以示貶而自慶父至經之終弑君者皆氏則皆無貶乎况小國之大夫如邾庶其邾快遠國之大夫如秦術吳札有至春秋之終而不以氏見者矣以弑君之賊而去氏以爲貶則罰不稱罪貶弑君之賊而與無罪者同稱則名不當物以是知其不可通也蓋宋萬以前外大夫皆不氏故弑君之賊亦不氏慶父以後內外之大夫

皆氏故弑君之賊亦氏皆舊史之文隨世以變而孔子因之者也
宋萬以前祭仲孔父仇牧皆氏而謂外大夫不氏何也祭仲命卿
故比于王朝之卿孔父仇牧魯人重其節皆舊史之特文也其餘
如紀履緌鄒詹鄒宛皆名而不氏則州吁無知宋萬無轉書其氏
之道也慶父以後莒莒慶皆不氏而謂外大夫皆氏何也小國
之大夫也如邾庶其邾快雖其義即于翬見之以一人之身而當
至經之終而不以氏見也
隱之世則獨以名見矣當桓之世則稱公子矣其勢未張雖無罪
稱名其勢既張雖有罪稱公子以此知為舊史之文而非褒貶所
寓也孔子仍而不革何也其書氏者可削也其未書氏者則不能
增也苟以是為褒貶設其人可褒而氏為舊史所不載孔子惡從
而得之

討賊

春秋通論卷二

討賊稱人者四州吁無知不可稱國殺也又不可稱后厓雍廩殺
也稱國以殺則齊衛無君目后厓雍廩則疑于二人之私矣陳佗
夏徵舒不可稱蔡殺楚殺也又不可稱蔡侯楚子殺也稱蔡殺楚
殺則與國殺大夫同文目蔡侯楚子則疑于二君之私矣若是則
皆辭有所窮宜與弑君殺大夫公子稱人同義而先儒以為人人
得而誅之何也亂賊而非以其罪討者皆不稱人殺夏徵舒稱楚
人而入陳稱楚子尤其義顯著者也執諸侯稱爵為伯討而討賊
不可以稱爵何也必執而歸于京師使即刑於司寇然後於義為
盡稱爵則疑於兼罪其專殺故一斷以討賊之義而稱人記曰臣
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則不待九伐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則

不必士師。此三代之達禮。而春秋通其義於國人隣國。皆所以廣忠孝之路。嚴縱逸之防。使亂臣賊子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其見殺而或稱君。或稱爵。或稱大夫。公子。何也。惡已前見矣。春秋雖重亂賊之誅。亦不使誣眾行私者得假公義以掩其惡。故稱君者所以罪國人。始不能討。而奉以爲君也。稱爵者所以見其爲隣敵之相誘相戕。而非能討賊也。稱大夫者見其爲君臣之相猜相圖。而非能討賊也。稱公子者見其爲公子之相傾相軋。而非能討賊也。蓋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必如是而後無匿焉。欒盈膏。何以一同于討賊之辭也。使盈與膏而得所欲。當置其君於何地乎。趙鞅荀盈士射吉治兵相攻。而以叛書。變范構怨。駟良爭衡。而盈與膏之死。以討賊書。皆爲其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也。據邑以叛。罪在不赦。况伐國而乘公門者乎。其不得與討賊異辭決矣。

吳楚徐越一章

春秋通論卷二

三

先儒於吳楚徐越稱人稱爵曰進之。而楚穆莊以後稱人曰貶之。皆非也。楚始以號舉。而自僖文以後。君臣見于冊書者。一同於齊。晉蓋楚強戰勝天下。而與晉狎主諸侯之盟也。自僖以前。侵伐皆書。荆而來聘。獨稱人。則魯人之私也。自成以前。列國之侵伐。少則稱人。眾則稱師。君將則稱君。而楚亦然。列國之會盟。君出稱君。卿大夫出稱人。而楚亦然。自成二年戰于鞏。列國之卿以名見。而六年楚公子嬰齊伐鄭。亦以名見。矣。成二年嬰齊會蜀。以名見。而十

五年會吳于鍾離列國之卿皆以名見矣自成以後列國之卿帥師盡稱名其將卑則不以名見而或稱人或稱師而楚亦然不獨書辭同其先後詳略之世年亦相次也所以然者諸侯之視楚不異于齊晉故魯史之記楚事一同于齊晉也徐勢未張吳越後起故常以號舉而其事或爲魯人之所喜則閉稱人焉閉稱爵焉齊桓之興徐助齊以撓楚而魯睦於齊故取舒伐英氏獨稱人襄五年會戚吳入聽諸侯之會故稱人柏舉之戰抑楚救蔡故書爵皆魯人私喜之也猶狄與邢同伐與齊邢同盟則書人而餘從其常號也惟柏舉稱爵入郢舉號一事而前後異稱故先儒以爲筆削之旨不知喜其敗楚而稱爵惡其班處楚宮而仍以號舉皆舊史

春秋通論卷二

志

之情也謂孔子以是爲褒貶則商臣次厥貉伐麋皆書爵而自僖公以後楚無以號舉者豈前此皆貶而後此則一無貶乎至昭四年會于申徐序滕頓胡沈小邾之上而稱子五年伐吳越始見經而與徐並稱人蓋方是時楚獨操霸權魯畏之過于齊晉故視徐越一同于列國而君會則稱爵大夫將則稱人也越之見經也或稱越或稱於越稱越者從吳楚之告也稱於越者從越告也一國而兩稱舊史從春秋不革而謂稱人稱爵稱號紛紛然易史文以爲褒貶乎吳之興會盟侵伐諸侯皆聽焉其勢不異于楚而終以號舉何也定哀以前吳雖強未能懾威乎上國也定四年入郢而班處其宮哀七年會于鄆而徵百八年伐魯爲城下之盟魯

人憾焉。又知其亟暴而無能爲也。故憎而賤之。艾陵之戰，借其力以抗齊，而仍以號舉則憎，而賤之可知矣。黃池之會，與晉爭霸，則不得不以爵舉也。使書公會，晉侯及吳子黃池，則二霸之實不可得而見矣。惟始聘而備君臣之辭，則諸卿重季子之文而尊，而異之也，亦魯人之私也。

春秋於吳多殊會，而楚無之。先儒遂謂春秋惡吳，過于楚，非也。因事以立文，而各有所當焉耳。楚會諸侯，始于孟宋公召之，自曹以外，皆楚之屬，而偕楚子以來，不得曰宋公、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楚子于孟也。僖二十七年，楚人自帥四國以圍宋，魯懼而往會，以受盟，不得曰公會。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楚人盟于宋。

春秋通論卷二

五

也。成二年，嬰齊內侵，而魯君往會之。諸侯之卿大夫亦各往會之，而受盟焉，不得曰公會。秦人、宋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會楚人盟于蜀也。至宋虢之會，晉楚各帥其屬，以至申之會，楚召而諸侯聽命焉，不得以會楚爲文又明矣。若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襄十年會吳于柎，十四年會吳于向，則吳枉是而晉帥諸侯以會之會吳者，晉志也。魯從晉而往會者也。非會又會無以徵事實，見情勢也。襄五年，秋諸侯會于戚，而吳人入聽命，則不書會吳于戚矣。夏，叔孫豹、衛孫林父並受命于晉，以會吳，而非衛志也，則不書豹會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矣。故曰比事屬辭，春秋教也。

滅國四章遷國邑降國邑取邑附

見于經者齊滅國二晉滅國五楚滅國十有四吳滅國三衛莒蔡
鄭滅國各一虞晉滅國一楚秦巴滅國一自周之衰諸侯相兼並
者多矣而自莊以前無一見經者楚則與魯未通也列國則不敢
告滅也晉獻武兼國甚多而下陽以外皆不書隱二年莒人入向
宣四年魯伐莒取向而向亡不見于經則知滅國而不告者多矣
然其事多在桓文未霸之前何以知其然也霸者以存亡字小爲
義故桓文襄悼之盛諸侯鮮私爭焉况滅國乎齊桓滅譚遂在末
霸之前二幽以後則惟以救患分災爲務矣晉王霸近百年未嘗
滅先王之建國潞氏甲氏畱吁陸渾而外惟會吳于柤合諸侯以

春秋通論卷二

六

滅偃陽必假公義以討告也衛之滅邢則齊桓既歿晉文未興之
前也齊之滅萊莒之滅鄆則楚勢甚張悼公圖霸而未成方藉其
力以服楚鄭故乘是以自封而不能詰也蔡之滅沈鄭之滅許則
霸統既散之後也左氏傳曰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
于策吳楚之告滅以威中夏也萊之滅齊告之也潞氏甲氏畱吁
陸渾之滅晉告之也衛之滅邢則邢告也莒之滅鄆則鄆告也蓋
邢周公之裔而鄆魯之屬也衛莒滅之不宜以告于魯沈許則陷
于楚而與夏不通久矣其滅必蔡鄭告之也偃陽之滅則魯人同
役歸而志之也惟下陽虞晉同役而譚遂之滅齊方仇魯告者何
國不可得而推矣

下陽之滅公羊氏以爲虢君在焉據左氏則虞虢並滅于五年之冬蓋滅下陽執虞公以告而書虞虢之滅則不告而不書舊史所無雖知其事不能益也武獻以下兼國若霍楊韓魏沈妣蓐黃無一見於策書者况虞虢天子之三公同姓之貴國乎其無辭以告于魯明矣然則執虞公何以告其以執告正欲掩其滅之迹耳觀傳所稱修虞祀歸職貢則必以小邑存其五廟可知矣何以知非虞自告也使虞自告則必具詳晉人之襲盜一國之喪亡而備書于舊史矣

春秋之初書降國者二使服而爲己屬也書遷國者三傳曰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故紀邾鄆郕雖遷而季猶得以鄆後五

春秋通論卷二

七

廟爲其降之遷之何也重滅國也自莊以後無以降與遷書者矣隱公之初書外取邑二而後此無聞焉蓋列國交爭疆場之邑攻奪無常以爲不足赴告焉耳此世變之尤著者也

凡書滅者國亡君死而他無可書也亡國之君奔不書出者無所出也國滅而君奔或執以歸則是君之終也例當書名而閒失其名者赴告畧也凡滅國或書人或書師或目其君未有名其君者而衛侯燬名魯人惡之也同姓相滅終春秋僅見于此而邢又周公之裔是以魯人惡之也誘殺蔡侯般楚子虔名亦此類也

諸侯奔執歸人二章

兄弟爭國奔而以名係國者示當承國也鄭忽曹羈莒展輿是也

名不係國者篡也突與赤是也諸侯出奔而名者國有二君也鄭伯突名以忽也衛侯朔名以黔牟也北燕伯欵于傳無徵而事宜類此矣無二君則不名衛成公獻公戚伯是也無二君而名者去國而不返也諸侯卒必名去國而不返則以是終矣紀侯大蔡侯朱莒子庚與邾子益是也奔而返國執而返國無不名者已嘗失位矣至是而復宜目其人也曹負芻獨不名歸自京師則其位未嘗絕也爭國而奔入稱名者逆也鄭突衛朔是也爭國而奔入不稱名者正也衛獻公北燕伯是也返國而難則書入莒去疾是也展輿據國而強入焉難可知矣而鄭伯突衛侯朔則爲逆辭不獨其事本逆也魯宋衛陳蔡同心而助突齊魯宋陳蔡以納朔而抗

春秋通論卷二

六

王師則其入也何難乎返國而易則書歸鄭世子忽衛侯鄭衛侯行是也突既奔則忽之歸易矣叔武爲守王與晉釋之則鄭之歸易矣剽既弑則行之歸易矣歸而不書所自者杜若略也書所自者赴告詳也傳以爲有奉非也衛侯鄭之歸也在城濮之後而書自楚則非楚有奉可知矣歸而書復者有不復之勢也第書歸者無不復之勢也惟蔡侯廬陳侯吳書歸則不與楚之封國也且其國既亡矣若書復歸則與未亡者無別焉耳莒去疾之係國則文當然也突與赤之入其文皆有所承雖不係國而知爲鄭曹之公子也去疾之入也文無所承不係莒則知其爲何人哉然則何以知展輿之爲正也使展輿非正則文有所承當從突與赤之例而

不以名係國矣。曹羈之奔也，承戎侵曹之文而復稱曹羈，鄭忽之奔也，承突歸于鄭之文而復稱鄭忽，則以別于不當承國者可知矣。以是知展輿之爲正也。

諸侯之奔例不名而國有二君則名爭國而奔其入也，皆名而正者則不名奔而歸執而歸皆名而歸自京師則不名經于爵次名氏一仍舊史而此又以或名或不名見義何也。凡爵次名氏一仍舊史或欲革之而無從或雖革之而義無所取也。若諸侯之奔者執者其名或見于前或見于後卽于舊史所不名而增之所名而削之不爲無據也。又其實之所以分大義之所由辨卽係于名與不名而安得不託以見義哉。何以知舊史之文本不如是也。鄭

春秋通論卷二

突衛朔稱名以別二君或舊史所能及也。爭國而奔其入也皆名而衛侯衍不名執而歸皆名而曹負芻不名衛侯衍之入夷儀不名而歸衛名北燕伯款之奔名而納于陽不名隨事異文而義皆曲當恐非舊史所能及也。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意狂斯乎。執諸侯大夫。

春秋中執諸侯大夫者皆霸國也。列國而相執者非霸事未起則霸統旣絕之後也。凡執皆稱人以是爲亂世相陵暴之事而非典法所當行也。知然者以晉厲公之執曹負芻獨稱爵也。蓋古者方伯連帥轉相監臨故執得其罪而歸于京師則稱爵以是知稱人者相陵暴之辭也。外取邑皆稱人而齊侯取鄆以居昭公獨稱爵。

亦此義也。晉文公之執曹伯，襄不書人者，書以卑宋人，則其失已著矣。雖蒙上晉侯入曹之文，而不疑于霸討也。執宋公，不稱楚人者，王會而見執，故以諸侯執盟主爲文，以見情實也。諸侯之見執，或書歸或不書歸者，有告有不告也。衛侯鄭曹伯，襄曹負芻，晉人自以私怨公討而執之，故其歸以告于魯也。邾宣公莒黎比公之執也，以魯人之訴，則其歸豈有以告于魯哉？鄭成公之執也，雖以貳于楚而魯與晉同伐鄭，故其歸亦不以告也。外大夫之執不書歸者，不告也。內大夫執則書至詳內事也。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王在踐土也。王在踐土則京師以地言也。其事已達于王矣。特歸其人于其地耳。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王在京師也。歸于京師

春秋通論卷二

三

猶歸于王所也。執而書以歸者，久而不釋也。不書以歸者，旋釋之也。諸侯之見執，不名而滕子嬰齊戎蠻子赤名者，自是而失國也。諸侯卒必名自是而失國，則其事終矣。若以褒貶爲義，則嬰齊之罪，豈更加于曹負芻也。

納君大夫世子

介大國之力以求復曰納。先儒以爲內不受非也。北燕伯頓子國其所固有也，而書納則以書納蔽罪，蒯贖誤矣。以晉之強而捷菑，書不克納，則知其非正也。公孫甯儀行父從君于晉，君弑而違其難，又假楚以求入焉，惡可知矣。蓋是非各持乎其事而不係于書納也。

納也

春秋通論卷二

